太行山乡人家

□ 马力

山西省昔阳县孔家沟村，世居孔子后裔。不待我考其来由，一抬眼，村里的墙上写着数行字句，看下来，初知大略。孔氏家族，源于曲阜，两千余载，子孙振振，流寓四方者，为数料也可观。东汉置乐平郡，治所在现今昔阳县境，故而落籍在此的这一支，称作乐平派。这一派蕃衍益盛，后人为了认祖续谱，将唐末以降断绝的脉流接上，自晋徂鲁，总算寻到了故宗。

孔氏家谱，素以延时之长、族系之明、纂辑之广、核查之实、体例之备、保存之全，被誉为存世谱牒之冠。近些年，乐平派宗亲将《孔子世家谱乐平派宗谱》做了修订，足证同宗共祖。这个小山村里的孔家儿女，在宗族世系上，错不了。孔家沟，其来有自。

墙上文字，是孔德墉作的。孔德墉是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会长，其言当可信据。

村巷的墙面，有一些人物浮雕：孔子游春、教学、讲经的场景，全在上头。这些浮雕，都为紫铜色，看去惹眼。

待客有道，尽主人宾礼，是儒家历世所倡的。“宾至如归，无宁灾患，不畏寇盗，而亦不患燥湿”，是《左传》里的话。孔家沟，多石碹窑洞。广场对面的高坡上，数排火车厢式窑洞，建了几十年，未朽坏。村里打算整葺老宅，以待游人。

也有装修好的。旧窑洞幡然一变，透出七八成新。

路过一些院门。门楼上题着字，“清雅贤居”这四字，最常用。讲究些的，则把“福居鸿光”“贤德瑞昌”一类好看的词语镌上去，求个吉祥。如此额题，成了最得意的装点。

进的这一家，院子不小。四孔窑洞朝南横列，门上的拱券尤其美。隆起的弧线极飘逸，仿佛行行诗。

门窗开得大，光线透进来，墙面又刷了淡黄的漆，屋里一片敞亮。冬暖夏凉本是窑洞的好处。时下，炎溽正恼人，一步迈进屋，清凉之气还是爽心的。厚大的床垫上，铺了暄软的被褥，地板下设了水暖，到了冷天，踩上去，脚底不发凉，整个屋里，也是热乎的。无论寒暑，可说“不患燥湿”。院里栽植花草，空气里飘着幽香。住在这里，望望远近峰岭、浓淡云霞，饶得山居之乐。

孔家山居民宿 刘运泽 摄

离了这户，下一道慢坡，右拐，又是一个农家院。墙头不矮，伸出一棵杏树，绿叶子生得茂，透红的果儿真叫密实，快要压弯了枝。进院，一个大“福”字占了影壁。院里没人，静得只听见轻轻的风声。当院辟了一小块地，搭起架子，种的一些瓜蔬，枝蔓攀缠上去，自然遮出阴凉。一只小花猫从墙角暗影里跑过来，脚边绕。

这会儿，北屋的门帘一撩，女主人迎出来，眉眼泛着喜气，紧着把我们往屋里让，还端来一盆杏儿，叫大伙儿尝。咬一口，真酸！四下瞧瞧，屋里屋外，收拾得利落。看得出，她是个勤快人。

出门，她在头前引路，进了相邻的一家。院里也没人。一溜儿北房。有一间，横了几排桌子，白墙上悬着据称是唐代画圣吴道子绘的那幅《先师孔子行教像》拓本。左右垂联：“俯仰无愧天地，褒贬自有春秋。”这是一个课室。传道授业解惑，我恍如听到师者微微发出的声息，觉得亲切。

院内照例开了一块田，围起篱笆。几垄大葱长得油绿。垦种之辛，可以专心体味。《颜氏家训》中“生民之本，要当稼穑而食，桑麻以衣”这话的深意，尤能入心。居此，又能不废诗书，颇具耕读之趣。

偏屋是个厨房。灶台上坐着锅，油盐、案板、菜刀，备齐了，还装了抽油烟机。有这套家什，能自己做饭了。做什么呢？瞅见一份菜单，好家伙，可算开了眼：不烂子、开花酥、炭烧压饼、小米捞饭、荞面扒糕、杏仁苦菜、干炸花椒叶、玉米面糊糊、莜面栲栳栳、榆皮面河捞、豆面抿圪斗、酸菜焖窝头……全是山西好吃食。花样太多，好些都没沾过嘴，更甭提动手做了。我只识得刀削面！比起星级宾馆，这里的一切，更带家常气。

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广场上，镗锣铙钹响得急，穿戴停当的乡亲们聚在一起演上了。约莫二十来人，年纪都不轻，只因扮得亮眼，暮气是不见的。瞧，黄衣红裤，刺龙绣凤，男束幞头，女顶凤冠，冠边缀饰的十来颗绒球，红得艳。都配了响器，有的还在肩头插几面三角旗，身子一摇，生风。我眼前晃着的，似是戏里人物。众人先是围成一个圈，领头的站在当间儿，按着板眼，敲那面吊在胸前的鼓，时而紧，时而慢，响得极欢。队形随鼓点而变，一开一合，甚有章法。人走马灯一般地转，转得我有点眼晕。演的是什么呢？像是阵法。以我的身手，闯不进他们的阵里去。旁边有明白人，像是端详出眉目，说这是梁山好汉的战阵。真的吗？谁知道！

一村人，差不多全出来了，坐着，蹲着，站着，出神地瞧，有滋有味。坡上一棵核桃树，高得冒过了近旁的屋顶。叶荫下，几个老太太正唠扯，东一句，西一句，眼睛却不闲，盯着彩衣飘飘的场子。她们多皱的眼角，漾着笑。

山乡人家，有的成了精准扶贫示范点。牌子往门口一挂，城里人见了，也得竖大拇指。变贫窭为优裕，好生活催着大家往前奔。

孔子崇“仁”，在他心里，这个道德准则比天大。村子的一面墙上，写着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的话，是从《论语·雍也》里来的，讲的是何为“仁”。

我看，还可以把孔子的这两句写上墙，或是记在心。一是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，一是“择可劳而劳之”，皆出自《论语·尧曰》。古文今译，意思是：引导百姓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；选择百姓能干的事让他们去干。办到这两条，足显为政之美。到了今天，眼光更高——施惠民之策，兴富民之本，不愁创不出衣食丰足的好光景。

小小的山村，前进的时代。

夏日渐远秋已到

□ 管淑平

当迎面吹来的风开始泛着微微的凉意，当寒蝉声声吹奏着生命的绝唱时，我们知道，夏日渐远，秋已在门外。

立秋，属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，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。它像是一篇序言小诗，以轻快的笔调、悠然的情思，将秋天的节奏缓缓谱写开来。一年的光阴已经过半，无论是气候的变化，还是生活的节奏，随着立秋的到来，都或多或少有了微妙的转折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对立秋的描述精简而形象：“立秋，七月节。立，建始也。秋，揫也。物于此而揫敛也。”立为开始，揫即收引，不难发现，从立秋开始，万物都渐渐走向一种收敛的状态。

立秋分为三候：“一候凉风至，二候白露生，三候寒蝉鸣。”立秋的风是微凉的，凉得有了风度，从小暑的“温风至”到立秋的“凉风至”，处于季风带的人们，首先便是从风中感知到时令的变化。二候时，人们可以在空山新雨后的早晨看到一层朦胧的雾气，雾呈白色，但又尚未凝结成水珠，所以叫白露生。在立秋的第三候中，你还能听到感阴而鸣的寒蝉叫得更加响亮、凄切，就如同用生命的绝唱吹响了秋天的号角。

立秋标志着夏天即将远去，秋天随之而来，但并不代表暑热已经全然消退，其实，此时仍然处于伏天。民间素有“热在三伏”“秋后一伏”的说法。按“三伏”推算方法，立秋同大暑一样，仍处于“中伏”阶段，还有很多地区依旧上演着夏日里“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”的剧情。早在东汉年间，农学家崔寔就曾在《四民月令》中这样提到立秋：“朝立秋，冷飕飕；夜立秋，热到头。”这种早晨和傍晚比较凉爽、中午十分炎热的现象也是立秋的气候特征，又因雨水较少，地表温度可能会超过头伏与二伏，所以人们形象地把这种天气叫作“秋老虎”，民谚中“立秋早晚凉，中午汗衣裳”的说法也能很好地与之印证。

每个节气都有相应的活动与习俗，立秋也不例外。立秋时，北京、天津、河北等地会举行“咬瓜”活动，山东会通过包饺子、煮饺子的形式来迎接立秋，寄托五谷丰登的愿望，而江浙地带则流行“摸秋瓜”“贴秋膘”等风俗。

在众多习俗中，秋社算是独具特色的一个。通常人们会在立秋这天选择应季的瓜果蔬菜等祭祀土地神，祈求丰收。《淮南子》中记载的“秋为矩，矩者，所以方万物也”，说的就是秋神如同一把尺子，规矩万物，管理万物，用规矩和德行教化、影响人们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上说：“秋，禾谷熟也。”“秋”字本意代表着谷物成熟。而甲骨文中的“秋”字则更像一只蟋蟀的形状，因为蟋蟀多在秋天鸣叫，所以也被称为秋虫。随着立秋的到来，梧桐树开始落叶，于是又有了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的说法。立秋，处处都透着美感，如一个甜甜的梦，但却真实，澄澈，静美。

落叶与秋共从容

□ 桐林

从容，是留恋、不舍的意思，就像欧阳修在《浪淘沙·把酒祝东风》里写的一样：“把酒祝东风，且共从容。”诗人写下了对春天和友情的留恋与不舍。落叶与秋天之间，也有一种相互的留恋与不舍，秋天不舍落叶，落叶留恋秋天。而这种留恋与不舍，经常被人赋予一种伤感的情绪，我却觉得这是一种误读。

最早的叶落，不是在秋天。在江南的梅雨季节，一场雨后，我看见枫杨树的叶子落了一地，连同断枝，那些叶子仍然青绿着。进入伏天，枫杨还在落叶，有的叶子已经金黄了。风中，看着那些叶子一片片落下来，有时纷然如雨。枫杨树的叶子真多，要落到中秋后，一树叶子才会落尽。枫杨树很决绝，它的叶子会在秋天落尽，一片也不留。我喜欢看落尽树叶的枫杨树，它的枝影撑开，能看见停留在枝上的蓝天白云，还有鸟停在它的枝上，是在聆听枫杨的心事吗？风和云从枝间流过，带走一树枫杨对秋天的留恋与不舍了吗？好像只有留在秋天的枫杨树叶知晓。

记忆中的柳叶，在夏天时就已经开始落了，三三两两，从树上落下来，泛着灰白、苍绿的颜色，偶有浅浅的黄。我一直怀疑，柳叶是不会等到真正变黄的那一刻的，它好像等不及，可我没想到，在江南小城，直到初冬时，柳树仍垂挂着满树金黄的叶子，立在夕阳下，仍保持春天满枝新绿的幽雅，明艳动人，让人瞬间想起了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里的句子：“那湖畔的金柳，是夕阳中的新娘。”那些柳叶一定是留恋着什么，有着些许不舍，才在冷风里坚持着，或许秋风也不忍那样无情地对待如此深情的它吧。

在我心里，乌桕树的叶子最是亲切，它就在老家的村东，离我那样近，像是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一样。它的憨厚朴实，容易让人以为它是晚熟的。乌桕叶深红的时候，霜已经下来了，不知道乌桕树的叶子，是在第几场霜后变红的。好像是在某个秋冷霜浓的清晨，忽然就发现，村东土地庙旁的那株乌桕，挂着一树深红的叶子，叶子上浅浅的一层霜白，看着就能觉出冷意。太阳出来后，乌桕的红叶上挂着点点水珠，像是腮边的泪，静静地挂着，有的会滴落下来，那是经不住一夜清冷的伤感，有的就在叶上干了，那是抵不住朝阳温暖的抚慰。乌桕叶落得也很伤感，一场风雨之后，就落得差不多了。可我仍能看到它的枝上挂着几片深红的叶子，像小小的旗帜般，很执着，也很孤单。在那几片红叶周围，是小小的蜡白的乌桕籽，那几片叶子，不知道是留恋枝上的日月，还是留恋秋天，也或者它是不舍那一树的乌桕籽。而秋天呢，对乌桕的红叶，也会留恋和不舍吗？或许会，或许不会。

我一直觉得银杏树的叶子生来，就是为了秋天的那一场盛大而华丽的告别的。有些植物的存在，是为了给某个季节代言的，就像银杏，它好像是要为秋天代言。银杏树生得高大，我家楼下才栽了十几年的银杏树，已经长到六层楼房的高度了。银杏树小小的扇形叶片，在长而直的枝上密密地分布着，从春天以后，它一直就那样绿着，并不怎么惹人注意。可是到了秋天，当它的叶子从青绿到秋香色，再到一树金黄时，人们才惊艳于它的存在，好像是忽然之间发现了银杏的美一样。小时候，我们用植物的叶子来做书签时，用得最多的，就是秋天的银杏叶。

秋天的风，像是被银杏叶子招来的，谁能经得起那满树的小扇子不停地招摇呢？银杏叶子招来了秋风，也招来了自己的一树绚丽，它金黄的叶片在秋天随风而舞，如翩然而飞的黄蝶，那是这个秋天最美的语言，是落叶与秋共从容。

本版插画 任思潼

月照济南小巷

□ 张炳吉

本来是大明湖、百花洲招我去济南的，我不知道也没打算去那里的小巷转悠，可是，当我游览完这两处泉水世界时，已是灯影憧憧、月上高楼的黄昏了。于是，我邂逅了幽静而又故事成堆的济南小巷——从大明湖出来我去了百花洲，从百花洲出来我去了曲水亭，最后，我在无意间钻入了迷宫般的巷子，开始了我的“巷子游”。

当我沿着曲水亭所在的小街向南信步漫走的时候，街中央的一渠碧水缓缓向北。停下脚瞥一眼那滢滢的渠水，发现它们的性格与两岸坐在藤椅上摇扇品茶的市民一样散漫，一样闲淡，它们一根一根地梳理着水底长发般的水草，慢悠悠地流淌，并把岸边垂丝般的绿柳、闪烁的霓虹，还有人的影子一起曳引到水面，揽在怀里，而后轻轻地摇来摇去，显得悠然、安然、怡然。据说，这是一渠踽踽了数百年的古水，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“玉带河”。

我沿着玉带河前行了一段路后，看到一堵石头墙上嵌了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，上书：涌泉胡同。

“涌泉胡同”，我觉得这个名字有诗意，符合我一贯的采风旨趣，于是，我拐了进去。有时，在前行的路上，我们一个小小的转身、迈出的小小的一步，甚至一个回眸，就可能邂逅一片风景，可能给我们一份心仪的收获。我才走进涌泉胡同十来步，刚才大街里的喧闹居然戛然而止了，耳朵里仿佛有人塞进了棉花，又像突然来到无人的负二层，与外界一下子隔绝了，除了我自己“砰砰”的心跳，还有我的鞋底与青石板路摩擦发出的“嚓嚓”外，什么也听不到了。不光什么也听不到，连一个人影也看不到——在这个伸开双臂两手可同时触摸到墙壁的胡同里，也容不得别人。

涌泉胡同好像睡着了，胡同里的老房子好像睡着了，老房子里的人好像也睡着了，到处都静悄悄、清幽幽的，除了远处昏黄的路灯，还有从谁家窗帘后面透过来的一丬弱光，胡同里的一切都蒙了一层薄薄的暮霭，似乎都沉浸在悠长的梦魇里了。

我怕惊扰人家似的，不由地放轻放慢了脚步。

胡同里古雅的门楼、木刻的楹联，质朴的瓦房，石砌的墙壁，缺角的老砖，脚下的石板，墙里老树的虬枝，刻在墙上的济南方言，还有一家画室挂在外墙做招牌的民国年间女人的画像，引领着我一步步“穿越”，民国、清朝、元代……似乎胡同的这一头是当代，若明若暗的另一头是遥远的古代，我每前进一步就要倒退一个朝代，越走越远，越走就越接近秦始皇的阿房宫。要不是头顶的电线、网线，我倒真相信自己“穿越”了。

涌泉胡同的那一头不是秦始皇的阿房宫，而是芙蓉街。这条街比涌泉胡同要宽、要亮，最慰藉心灵的是这条街里有人。从逼仄、阴暗的胡同来到这里，顿觉开朗。如果说走进胡同是向古代“穿越”的话，那么，走出胡同就是向现代的“回归”。我真有些“回归”的感觉，感到街里的行人都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，莫非我真的当了一回古人？

从芙蓉街，我拐进了另外一个窄街，这条窄街与涌泉胡同一样的青砖黛瓦，一样的古气盈盈，一样的静肃无声，只是路灯不怎么亮，不过幸好是夜明月高挂，青石板路面多了一层银洁的辉光，人踩上去，似乎踩到的是泡沫，不用劲好像就踩不到脚下的石头。我踏着月光，在故城旧街里彳亍，忽然一条溪水横在眼前，月光下，它犹如一条白练，从路南一片房舍的罅隙里飘出，穿过我脚下的小石桥，而后默默地钻入路北民居里的一条窄巷。小溪穿行的巷子朦朦胧胧，不见尽头，没有可供人走的路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“水巷”，所以不知其从何方而来，也不知其向何方而去，更不知它穿街过户到访了多少人家。站在桥上向南逆流探望，可见一款温雅的白色月亮门架在溪上，银练似的溪水正从门下款款滑过。把目光投进月亮门，居然看到天上的月亮落下来，在门后的溪水中扑腾戏水。

从月亮门一侧墙壁上的游览指南中得知，这款溪流就是我在曲水亭见到的玉带河，它的上游是百米远的腾蛟泉。由于我脚下的这座小桥连接着贡院、榜棚、文庙，古时是文人学子求学赶考的必经之地，加之清初此地有名为“腾蛟起凤”的牌坊，所以，今人将它命名为“起凤桥”。“起凤桥”的名字如雷贯耳，早就想一睹其古风雅韵了，没想到今天云来雾去，居然站在了桥上。不过，起凤桥与很多听来神秘、令人向往的景物一样，远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魁伟与标致，它的桥面是并排的六七块长条石头，桥栏是用碎石砌筑的矮墙，长不过三四步，宽不过五六步。起凤桥虽不昂藏，却历尽沧桑，饱受岁月的磨砺，延揽了一身的故事。我站在月光下凝视着它如镜的青石板，体味着它的古韵风流，泉水、石桥相依了几百年，泉水爱抚着石桥，石桥守望着泉水，风花雪月，岁岁年年，如今，水依旧，桥依旧，月依旧，而一个寿登耄耋的人，一生最多能在桥上走几个来回？

游览提示上说，起凤桥“一桥担双泉”。“双泉”指的是腾蛟泉和起凤泉。腾蛟泉在它的上游，起凤泉在它的下游，也就是在桥的附近。为了看到起凤泉，我从桥头往下游走了几步，但见玉带河波光粼粼，两岸房舍俨然有序，每栋房屋朝玉带河的这一面都留着后窗，有的人家还开有后门。不知谁家院子里的葡萄藤抑或“爬墙虎”翻过墙头，披在临河的白墙上，在朦胧的月光下看上去倒像一幅水墨画。远处一株古树的枝叶从院子里伸出，遮蔽了水面上的一片月影，也阻断了我顺着水巷深望的目光。忽然传来一阵开门声，我随之望去，但见对岸的一扇小门顿开，里面走出一个穿短裤背心的青年男子，他手提一桶，弯腰在河里灌上水，拎起来便走，那样子从容自然，似乎天经地义。几乎是在那扇小门关上的同时，水巷深处隐约传来两个女人的对话，方言阵阵，嗡嗡哝哝，但却看不到一个人。走近细看，原来是小溪两岸的俩人各自站在自己的窗户里隔着小溪、隔着月光在谈天说地。

月光融融，青溪涓涓，语声絮絮，好美！夏末的济南小巷。我想作一首诗，只顾打腹稿，竟然忘记了去找起凤泉。

济南小巷夜景 图虫创意 供图